

# 性學博士張競生的故事

陳 由 垠

## 小老婆害他不守規矩

罵名滿天下的性學博士張競生，廣東饒平人。出生在一个比較富有的家庭。他父親是在星加坡經營「批銀」事業的華僑，獲厚利後歸國。母親頗為賢淑。張有三個兄弟，他幼年的家庭生活本很美妙，由於他的父親晚年娶了一位恃寵放刁，對家庭極盡挑撥離間之能事的小老婆之後，他的那個美滿家庭，從此被破壞得「迄無寧日」了。他的兩個哥哥，因他的父親聽信讒言被趕去了南洋，他的兩個嫂嫂也由於經不起那位小老婆的凌辱詆毀，雙雙服毒自殺。他的母親眼目覩家庭多故，日夕以淚洗面。張競生本人在外面讀書，而由於那位小老婆的居間播弄，他的父親也跟他疏遠了起來，連他所需的學費都不肯接濟。使他脆弱的心靈上從此烙上了永難泯滅的傷痕，他的家庭教育因而完全失去，一切任其自由發展。此後張競生一副弔兒郎當，不守規矩繩墨的脾氣，也就漸漸的養成起來了。

真是禍不單行！張競生在遭受家庭變故之際，接着又是舊式婚姻制度對他的迫害。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在十歲時，就和一位年

方七歲的許姓小姐訂了婚。雖然一直到了十八歲，他和她才正式結婚，但她那時還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婦人」。據說：她那一幅「俗不堪耐」的「芙蓉」，尤使張競生不敢傾敬。因此，他在和她勉強度過了一個多月的新婚生活之後，就彼此分離了。從此，她就一直在家裏過着「小媳婦」的可憐生活，再也沒有和競生發生過夫妻關係。迄到競生由法返國，在北京結識了那位中國式的「娜拉」並接受了她所提出的必須與妻離婚而後才和他結婚的條件之後，這位「小婦人」迫得無奈，才飲鴆而死，真可謂極人世之慘了！

張競生秉賦不算壞。在開始跟着塾師唸書時，即因穎異逾常兒，頗為塾師所喜，但其調皮搗蛋，也就傷透了塾師的腦筋。他在私塾裡的得意傑作，便是每當塾師午睡或外出的時候，他就獨個兒偷偷地溜到了山之巔與水之涯，共收堅漁樵而徜徉遊樂，每至流連忘返，雖被塾師連打手心亦不以爲意。他就是如此的放任自恣和受不慣約束的一個亂蹦蹦的孩子。

後來，他由私塾進入了饒平縣立小學，這時，他已十五歲了。但他在小學只讀了一個學期，而爲了要爬高，就到汕頭考入了類似中學性質的

同文學校。嗣因受了當時社會所宣傳的什麼「軍國民主義」的影響，忽然腦筋一轉，又想去學陸軍，不久，就改進了黃埔陸軍小學。他在那兒雖然一直讀了兩年，但終於爲了和同學吃飯搶菜而大打出手的問題，結果，陸軍沒有學成，又被監督開除了學籍。

嗣後又到上海，進入了法國天主教所主辦的震旦學校。沒有好久，又由上海到北京，再進入法國教會所主辦的法文高等學校。旋又考入了京師大學的法文班。

## 想做革命黨又怕死

在京師大學沒有幾個月，由於受了震驚當時的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一事的激發，他忽然又想去革命黨。接着就有參加陳璧君、張俞人等所組成的營救汪精衛逃獄集團的事。嗣以所圖未成，他恐怕其事一旦洩露，隨時有被清廷捕去殺頭的可能。所以這時的他雖然身在京師大學，而心則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之中，不僅無心向學，而且也大悔不該夢想做革命黨。幸而經過了年餘之後，武昌起義成功，汪精衛也被釋出獄。至此，他才把日夕引以爲慮的包袱完全放下。不久，他

也就和京師大學告別了。這時，他恰恰是二十歲。到了民國元年，他忽然又動了出洋鍍金的念頭。接着，果然獲准以官費留法，在法國巴黎大學攻讀哲學。直到民國九年，他在那兒得了「哲學博士」學位，達到了他的鍍金願望後，才欣然背着那塊「洋博士」的招牌乘船返國，這是他第一次赴歐，在歐洲逗留時間，整整九個年頭。

### 藏書樓上看怪東西

由上所述，可見競生在國內從進入小學起到離開大學為止，在這一階段裡，他先後進進出出的學校雖然有六、七個之多；但任何一個學校都是有始無終，從來就沒有拿到一張畢業文憑。自他所經過的時間而言：他開始進入縣立小學是十五歲，而離開京師大學是二十歲，前後相距又只短短五、六年。加以在校的時候，他不是鬧事搗亂，就是心猿意馬。他雖然有幾分聰明，而又每為聰明自誤。你想，他在這一階段裡，究竟能學些什麼呢？

舉例來說吧！他自考入了京師大學法文班之後，嘗滿懷歡喜，自以為從此可以深造了。可是在校兩年，他又因故不能安於其所學終至離校他去。他事後回憶，曾說到他在京師兩年，除了再學習一點法文外，就只好在京師大學的藏書樓上，曾經使他閱讀過多少遍的那一本德國人遊歷世界專門搜集婦女身上種種奇怪東西的圖片，確實引起了他的研究興趣和解除了一時的煩苦情緒（這可能與他後來研究「性學」有關）。其餘則

「毫無所得」。言下，大有追悔之意。競生這些話，當然不假。他在京師大學所學的尚且只此，則在其他各校究竟學了些什麼，也就不問可知了。

競生在國內所學的既然如此，然則他在國外所學的又有些什麼呢？是否又當別論呢？

不錯！上面曾經說過，競生第一次在法國歷時是整整九個年頭，論時間不可謂不長。他所獲得的是「哲學博士」學位，論所學也不可謂專。自常情推測，他應該是一個了不起的學人了。可是，實際情況如何呢？他自己的答覆，是：「哲學家是玩世的」，「哲學家是既不為名，也不為利，是來看看玩玩的」。因此，他在法國所學的哲學，就是學的「看看玩玩」的哲學，他這個「哲學博士」，也就是一個「看看玩玩」的「哲學博士」。

他在法的時間那麼久而且長，也就是爲了在那兒「看看玩玩」。而他所「看」的則是法國紙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所「玩」的則是法國軟玉溫香的妖冶女人。競生曾經說過：「在法國別有一種特殊的學術，即是：情感滿天飛，到處融溢着磅礴的感受」。無疑的，他在法國留學最有心得的，也就是這種「特殊的學術」。由此推論，他對男女關係之所以有他的一套想法和作法，他後來之所以由「哲學博士」而成爲「性學博士」，以至他的一生所以一直把握着如此一個「中心主張」——「痛快的生活，情感的接觸，愉快的享用」，要莫非從這種「特殊的學術」中研究發展而來。

且就男女關係爲例來加以說明吧。不錯，競

生對這個調調兒是有其一個整套的。他原是不滿意於中國舊式婚姻制度的人。他到法國後，即醉心於西洋人的情人制。他是主張以情人制來代替婚姻制的。他認爲西方女人和東方女人，其心願絕然不同。西方女人是爲愛情而愛情，東方女人則視愛情爲附帶條件，而他們最重視的却是要有一個永久而可靠的婚姻。這就是他之所以有上項主張的由來。

### 在法享情人制艷福

他在法國留學時期，是深深地領略過情人制的滋味的，也享受過情人制的艷福的。以曾經和他正式同居過的法國情婦而論，他就有三、四個之多，至於臨時的法國情婦，則更不在少數。而那幾個正式情婦，據說，又漂亮，又多情，其同居時間雖然久暫不一，但個個都曾使他如醉如癡，欲仙欲死。故他在回國好久之後猶爲之想念不已。後來他回到國內雖然感到中國行純粹的、公開的情人制是行不通的，但他却希望能在婚姻制中試行情人制。像他所愛的那位中國「娜拉」和另一位小學教師，他就曾先後把他們看做在婚姻制中試行情人制的兩個理想對象。然而，她們不僅使他澈底失敗了，而且還害得他「災情慘重」。由此，可見女人這玩藝，雖然使他樂了，但也使他苦了。他半生雖滾倒在女人堆裡，但也幾乎斷送在女人堆裡。競生在國內外所學的竟如上述，然則他自歐洲返國後又做了些什麼呢？不用說，他由學到做仍不過是那場一場鬼混而已。

競生第一次留歐返國，即以潮州的第一位鍍

金的洋博士的資格，被潮屬各縣議員聯名推薦給當時把持粵省政權的陳炯明，令派為潮州金山中學校長。當他走馬上任之初，挾着包括有限制人口、提倡避孕那一套新奇項目的條陳，第一次去見陳炯明的時候，就使陳看了他的條陳而一直為他皺眉搖頭。因為陳本身就是一個妻妾盈室和兒女成羣的傢伙呀！他的校長寶座之不能持久，此際就已決定了。何況他接事之後藉口整頓校務，舉措乖方，又接二連三的激起了大風潮，鬧得滿城風雨，他由於迭遭反對派的臭罵和痛揍，幾至欲跳海自殺呢！惡劣情勢迫得他難於招架，結果，他出於無奈，不到一年就只有一走了事了。這真使潮州人士為之大失所望！

## 混進北大教授哲學

可能仍然是憑藉着他的那塊鍍過金的「洋博士」招牌的關係，不久，他居然混進了北京大學做起哲學教授來了。而且一混就是連續五年。他在北大這五年之中，其最得意之事，大概有二：一是為了支持北大某教授和其已有婚約的小姨子發生了關係，認為在愛情上並無不當。因而在「晨報」上發表了他所謂「愛情定則」，主張：「(一)愛情是有條件的，(二)愛情是比較性的，(三)愛情是可以變遷的，(四)夫妻關係是朋友關係的一種。」他這種主張一出，於是在當時封建思想尚濃的北京文化新聞界，就立即掀起了一場所謂「男女愛情問題」的論戰，且延續至月餘之久。他和對方論戰的結果，其是非、曲直、勝敗，雖然當時並無定論，但由於他是這一次挑起論戰的一員主將

，故一時頗為人所注意。

他不僅由此一躍而成為北京文化新聞界裡的一個敲得響叮噠的人物，而且還得到一個由於受了他的「愛情定則」的影響，因而棄夫出走的中國「娜拉」變成了他的情侶。二是由於他受到了因從事「愛情論戰」而大有所獲的影響，從此食髓知味，於是他又更進一步的在男女性關係上動起腦筋來。接着在民國十五年春間，他所編著的「性史」第一集和他另一本有關性學的寫作，就先後在北京出了版。這時，他的「性學博士」的大名固由此而播騰遐邇，而因讀了他的「性史」而深受戕害的男女青年們，也從此就難以數計了。依照北大的慣例，凡連續任教五年的教授，是可以請假一兩年帶薪出國去遊歷或深造的。競生在那時原就有援例作這種請求的打算。他並沒有料到自己因胡搞什麼男女「性」問題碰出了邊兒，竟把那時坐鎮北京的張大帥的「紅鬍子」，激怒得跳了起來。一道抓到他就要槍斃的命令，直嚇得他心驚膽寒。他既因此丟掉了北大的教授寶座，也就無法到外國去遊歷一番了。他在無可如何的情況下，就只有挾着他一度出走重行來歸的那位「娜拉」，靜悄悄地離開了北京，逃到上海去做「美的書店」的「大老板」了。

## 提倡男女同浴被通緝

提起張競生所開的那間「美的書店」，在那時上海的書店裡確也出够了風頭。它的第一個特色，係以「美」相號召。無疑的，這是由於他的「性史」此時已為世所詬病，遂不能不轉而談「美

」以為掩護之計。其實仍不過是新瓶子裝舊酒而已。因此，它的「美的書店」的營業範圍，仍以印銷男女問題的有關書籍為主。他除印行了他所著的「美的人生觀」和「美的社會組織法」之外；又全力譯述英國薩理士所著的那部性心理叢書。其餘又介紹了一些肉麻的愛情文學作品。（據張競生自述：那時「性史」久已不敢繼續出版，除第一集外，其餘各集與那本「性藝」，都是一般文丐假他的名偷印的。）他又出版了一種「新文化」月刊。且在月刊中著文倡導「天乳運動」和「裸體運動」。仍然是「三句話不離本行」。第二個特色，是他打破了那時的上海商店只雇用男店員的傳統，竟雇用了幾個年輕貌美的女孩子在書店裡充當店員。所以「美的書店」一開始，生意就極發達。可是不到兩年，由於迭受租界當局的查禁和處罰，無法支持下去，終於關門大吉。而他那位可愛的「娜拉」，這時，丟下了她的愛情結晶一個很幼小的男孩，又第二度出走且從此一去就杳如黃鶴了。真使競生傷透了腦筋！

此後，張競生雖會回到饒平故鄉，有了一度勾留，並曾從事農林工作；但不知道他究竟使用了什麼高明的獵艷手段，居然又和鄉間小學請來的那位美麗的女教師發生了同居關係，且出入相偕，儼然形同夫婦。這已使得鄉人們為之煩言噴噴。接着，他又為了支持那位女教師任令女生白天到溪裡去游泳的主張的實現，益使輿情大譁。不久，他卒以提倡男女同浴並公開宣傳性學等罪名，遭受到當時廣東省政府的通緝，他自知在家鄉無法立足，乃乘夜逃到香港。接着，那位女教

師也就「琵琶別抱」；張競生也就再度跑到歐洲了。張競生二次去歐，約在民國十八、九年，他這次在法國一住又是五、六年。直到抗戰前二年始行由法國返國，他回國後，始居汕頭，繼居廣州。這時，他已是四十多歲且已續娶了。他續娶的這位最後的「愛人」，仍是中國的「婚姻制」裡結合的。她爲他一連生下了四、五個孩子，直至民國四十八年才因風濕病逝。這對他一向所主張的「情人制」和提倡「避孕」、「節育」，簡直是一個難堪的諷刺。

據說，他第二次在法，係研究地方自治與農村組織。這時，可能在他的思想上已漸漸在轉變了。因此，他在民國廿六年抗日戰事發生，由廣州再度回到饒平故鄉後，就挂名爲饒平縣實業督辦，修公路、闢農場、設苗圃、又做農校校長，表面上像煞有介事的儼然實業家也。可是，在骨子裡呢？他就一直與埋伏在地下的粵共小頭目林美南（後任僑「粵東區專員」和僑「廣東省人民政府委員等職」）等，眉來眼去，打得火熱，且竭盡心力的爲之作掩護活動，迄至大陸淪陷，他以靠攏人士姿態出現爲止，歷時達十餘年之久。其在抗戰勝利後，以政協會議召開於重慶，一時各黨各派紛紛出籠，張競生不度德量力，居然在故鄉也搞了個什麼「中華農民黨」企圖與其他黨派在政壇上角逐雌雄，這當是受了中共的慫恿，終以其名不佳，人多一笑置之，不久，他這個「農民黨」也就無疾而終。

### 性博士紅朝稱大哥

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淪陷競生投靠了毛記王朝，由饒平故鄉到了廣州，參加了所謂「南大」的學習，繼又「官」拜僑「廣東文史館」的「館員」。據說：在「黨」的「改造」下，雖是古稀以外的年歲，却「生活積極」。張競生不僅已由所謂「舊社會」裡的「鬼」變成了所謂「新社會」裡的「人」；而且他爲了詛咒「舊社會」和歌頌「新社會」之故，他的「大」著像「新饒平」和「浮生漫談」之類，也先後在香港印行了。盡人皆知，中共的「招賢納士」是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只要誰有點名氣，誰在他的統戰工作上能發生點作用，則不問其對象是人是鬼，大都可能被它考慮列入其招降榜上的。雖然這批降順之臣的最後命運，不是迫之致死，即是棄之如遺。

張競生之所以被毛共看重，一是他在五十多年前，因倡行「性學」而大大有「名」，而且他所倡行的「性學」，其「先進經驗」，足以使今日在大陸「以性治天下」的毛記王朝，奉之爲「老大哥」。再則他爲了掩護粵共地工人員的活動，曾使出了渾身解數，「功勞」確也不少。因此種種，這就無怪毛記王朝的招降榜上，少不了有他一名；而他揹着那塊早被社會唾棄的「黃色博士」的臭招牌，至此，也就很「光榮」的被安排在僑「廣東文史館」裡，恭順得像磕頭蟲兒似的，再向「紅色專家」去長此從事「學習」和「改造」，以度其凋年急景的可憐歲月。他再也無法貫徹其所謂：「愉快的生活，情感的接觸，愉樂的享用」的「中心主張」了。張競生全然是以奴才討好主子的心情投靠毛共以後從事寫作的。他的「浮生漫談」，更是爲了表示接受「改造」，面向着中共所寫下來的「自白書」。浮生漫談是他一生醜史的和盤托出。他想藉此以顯示其投靠毛記王朝的忠心耿耿，至死靡他，但是他仍然得不到任何較好的生活享受，最後仍被折磨而死。人說：「老而不死是爲賊。」嗚呼！若張競生者，誠可謂「老而不死」之「賊」矣。

## 租 店舖。辦公。住家房屋

臺北市南京東路三段龍江路一〇八號一、二、三樓店舖、辦公。四、五樓住家兼辦公房屋出租。

臺北市和平東路新生南路轉角大路邊新生南路三段四號十三樓辦公住家房樓廉售

服務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七〇二四二〇七

## 售